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十八

林

紆字學南號畏庵  
福建閩縣人

續司馬文正保身說

金東詩翁集序

郭蘭石先生增點庵遺集序代

西湖詩序

書杜襲喻繁欽語後

湖之魚

析廉

黜驕

答某公書

答周生書

贈李拔可舍人序

贈伍昭康太守序

贈伍昭康太守序

送周松孫比部出宰如皋序

六

林迪臣太守孤山補梅記

七

大學堂師範畢業生紀別圖記

七

尊疑譯書圖記

八

畏廬記

八

游棲霞紫雲洞記

九

記雲棲

九

記九溪十八澗

十

記超山梅花

十

游西溪記

十

薛則柯先生傳

十一

謝秋海傳

十一

冷紅生傳

十二

陳猴傳

十二

鄭貞女傳

十三

蕭貞女傳

十三

孟孝子傳

十三

趙聳子小傳

十四

徐景顏傳

十四

僮遂小傳

十五

羅孝子事略

十五

先妣事略

十六

紀西安縣知縣吳公德滿全家被難事

十七

書楊孝子誅仇事

十七

書顏屠之婦

十八

書胡蓋正

十八

外舅劉公墓誌銘

十九

誥授奉政大夫桐鄉縣知縣侯官方公墓誌銘

十九

誥授資政大夫鹽運使銜梧州府知府長樂高公墓誌銘

二十

誥授光祿大夫二品頂戴升缺後加頭品頂戴署浙江按察使分巡金衢嚴道郭公

墓誌銘

二十二

母弟秉耀權厝銘

二十三

鄭氏女墓誌銘

二十四

釣壙銘

二十五

告王徽庵文

二十六

祭陳氏姊文

二十七

告周辛仲先生文

二十八

祭宗室壽伯弟太史文

二十九

祭故太常袁爽秋先生文

三十

王楨臣先生哀辭

三十一

李佛客員外哀辭

三十二

亡室劉孺人哀辭

三十三

國朝文匯丁集卷十八

續司馬文正保身說

林紆

清議者亡國之哀。吹而小人矢端之鵠。俎上之馘也。夫人非其所甚恨而鵠之馘之。雖盜聽不為。至扶籬發覆。探索幽隱。小人乃無幸而恣其毒矣。伏莽之盜。手白刃。決人脰而取其貨者。其初無必殺人之心。一號而救者。虜至則必殺之。以止救。清議者其善號而取殺者歟。天下鳴其冤而宮中不知。臺諫爭其命而執法不赦。獄哭市莫哀感行路。而瞠若無覩焉。何所警而至是也。扶籬而唾其蓋。發覆而爪其潰。索幽隱而踐其蛇虺之宅。求逃所噬。不可得矣。彼養鋒而不試。斂智而不發。時有所不利。勢有所不可也。危吾言。張吾氣。感吾黨。前顛而後踵。既振而復踣。以萬金之軀。市一字之史。無救於國。徒戮其身。此何為者。嗚呼。此李杜之所以亡。郭申之所以存也。夫一往無前。利害不計。似郭申易而李杜難。善刀而藏。不為苟試。則又郭申難而李杜易。有人夜行經江村。乘北風而吟。甫出口。羣獠奪門而噪。擲石而投。蔡來益眾。夫一人之吟而蔡如是。苟聯袂而行。倡和相屬。必有愈怪而愈厲者。况又擲石以投。搦其怒而使之必噬乎。高顧之講學。何罪於崔魏陳吳之結社。何仇於馬阮。而必髡之鉗之。岸之獄之。羶之。然則處東漢之時。居李杜之位。所以待羣小者。如何而可。曰志

國朝文匯 卷十八

國學扶輪社印

在討賊才不至焉不可才足討賊權不屬焉不可權屬矣而不得其時據其勢尤不可郭申智者故脩然而行而文正者實有鑒於元祐諸公逆知有章蔡之禍作為是說以自警嗚呼吾續是說吾知所以為郭泰與申屠蟠矣

金粟詩龕集序

天下文章之美非有所倖得也必其周歷世事詳覽變故洞窺乎詩書之源遊覽乎著作之庭而後發而為辭乃非委巷者之言淵乎鏘乎始成為至文然其間之幸而存廣而傳又若有鬼神護持於蒙昧必使作者之光氣無所漫滅若珠之不秘於川王之不匿於璞焉唐之李杜王孟皆屢歷兵燹詩仍流傳人間不能不謂鬼神之無功吾鄉當嘉道間陳韋仁太史為老師大儒持倡閩詩同時張松寥林柳溪鄭修樓許秋史諸先生造懷指事各出其磊落慨慷之氣一時旗鼓張於東南而南臺翁憲卿先生方以諸生伏處林麓詩名蔚然與諸先生追逐時侯官林文忠公李蘭卿觀察咸家居得先生詩命駕訪之茅茨之下一時驚歎二公為能下士而先生亦未嘗以事干二公也先生晚年於詩益邃雖以松寥之豪志不可一世而先生未嘗自屈先生初師青蓮間出以昌谷之漣豔近世拘於格調與務為澀體者頗引為病然吾鄉歐齋林公詩雄一時於先生則盛加推引先生遺詩手定為金粟如來詩龕集四

卷藏之歐齋。光緒某年歐齋火。先生之稿亦從而燼焉。余太息痛憤於先生之詩之不傳。又以造化之心與詩人乃多所齟齬也。尋晤先生從孫仙孫上舍。孟問先生到本存否。時魏禎甫芝芳司馬在座。則先生之從子壻亦趣問上舍。上舍始出先生手定全稿。余躍起座間。讀盡卷餘始釋。司馬言與先生有舊恩。請出資刊之。余為校讎。自丁酉訖戊戌竣。其間詩次略有顛倒者。以稿出先生手定。不敢僭易。悉仍其舊。嗚乎。先生不仕於朝。而姓名又不出里閭。迺徑寸之稿。幾復不能自存。吾意天既詩人。既挫其身。當終昌其詩。已而果得諸上舍家。又有禎甫為剞劂。先生之詩。其果存矣。而吾不知世之抱幽墜潛。均得有上舍司馬其人否。是又詩人之不易為也。

郭蘭石先生增默庵遺集序代

詩之有性情境地。猶山水之各擅其勝。滄海曠渺不能疾其不為。瀟湘洞庭也。秦岱雄深不能疾其不為。武夷匡廬也。漢之曹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六子成就各雄於一代之間。不相沿襲。以成家。即就一代之人言之。亦意境各別。凡侈言宗派。收合徒黨。流極末有不衰者也。身為齊。屈天下胥齊。言身為楚。屈天下胥楚。言此勢所必不能至者耳。天下人之聰明。安能以我之格律。齊一之格律者。用以範性情之具。非謂格律即性情也。性情境地。近乎建安。既發之詩。不期然其為建安。性情境地近



乎開元大厯既發之詩。不期然其為開元大厯。若罵嘗西江則亦無礙其為西江而已。時彥務以西江立派。欲一時之後生小子。咸為蹇澀之音。有力者既為之倡。而亂頭虜服亦自目為天趣。以冒西江矣。識者即私病其妙味。然宗派既立。亦強名之為澀體。吾未見其能欺天下也。陳後山之詩。猶寒澆瘦竹。光景清絕。性情稍弗近者。即弗能入妄庸者。乃極意張大之力。闢李杜。惟此是宗。然則菑蒲之蘊。可加乎太宰之上矣。聞中文人在嘉道間。咸彬彬能詩。鮮為枯瘠之語。興安郭蘭石先生。以書名於時。間亦為詩。清麗芊綿。自適其適。於分門別類之說。未敢有犯。文孫子安明。經以集序見屬。顧余困於吏事。不常為詩。尤不欲為蹇澀之音。以苦神思。特喜先生詩境。閒適。不因人為質體。因本所見書以遺之。

西湖詩序

東南山水秀媚。至杭州西湖而極。余甫能讀書。即聞長老言所謂杭州西湖者。道咸之間。海內多事。藉寇蹂躪浙中。我太傅左文襄公轉戰於金衢嚴之間。兩浙以次收復。人民亦漸有甯宇。二十餘年以來。西湖樓觀臺榭。亦以次修治。於兵火之後。寔復其舊。光緒壬辰。余歸自京師。取道滬上。舟行二日。至杭州。留湖上六日。全湖之勝。已攬其大略。因太息錢氏之經營。舉全境授之趙宋。宋氏子孫。因錢氏之舊。以立國。溯

情於富麗之地。劃淮以守。海泗唐鄧。至不能有。盡淪之於金。為可悲也。方乾道初政。和議再成。河南腹地。易為邊徼。吾讀樓攻媿北行日錄。言中原人民思宋日甚。金人所部簽軍。遇宋師皆不盡力。金人至。輦中土財貨。窟於上都。吾思金人之心。固日患宋氏子孫之不忘中原也。而杭京士大夫。日逍遙於湖山之上。宸遊數出。觴詠相屬。苟獲敵人一日之見縱。若足以畢吾君臣一日經國之事者。已嗚呼。南渡以一百餘郡之事力。乃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泛散無統。其不能一力於國家之事。固不宜哉。今宋氏子孫零落。訖無在者。而湖上樓觀臺榭之存。或仍宋氏舊名。以成其勝。余觀其富麗柔媚。若甚宜於裙屐羅綺之游觀。乃當日欲責宋人以復仇盡敵之事。其習而戾其用。亦甚矣。余甚感於宋氏之陳迹。每至必皆有詩。積六日得二十首。多悲涼愴楚之音。不序而存之。後之人亦無由知余蓋有感於宋氏而發也。

書杜襲喻繁欽語後

吳人之婦。有綺其衣者。衣數十襲。屆時而易之。而特居於盜鄉。盜涎而婦弗覺。猶日炫其華縵於叢莽之下。盜遂殺而取之。盜不足論。而吾甚怪此婦。知綺其衣而不知所以置其身。夫使託身於薦紳之家。健者門馬。嚴扃深居。盜惡得取。惟其瀕盜居而復炫其裝。此其所以死耳。天下有才之士。不猶吳婦之綺其衣乎。託非其人。則與盜

鄰盜貪利而嗜殺。故炫能於亂邦。匪有全者。杜襲喻繁欽曰。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欽卒用其言。以免於劉表之禍。嗚呼。襲可謂善藏矣。欽亦可謂善聽矣。不爾。吾非見其不為吳婦也。

### 湖之魚

林子嘜茗於湖濱之肆。葦柳蔽窗。湖水皆黯碧若染。小魚百數來會其下。戲嚼豆脯。唾之。羣魚爭嗜。然隨喋隨逝。繼而存者三四魚焉。再唾之。墜綴葑草之上。不食矣。始謂魚之逝者皆飽也。尋丈之外。水紋攢動。尋常他物如故。余方悟釣者之將下鉤。必先投食以引之。魚圖食而並吞鉤。久乃知凡下食者皆將有鉤矣。然則名利之藪。獨無鉤乎。不及其盛下食之時而去之。其能脫鉤而逝者幾何也。

### 析廉

廉者居官之一事。非能廉遂足盡官也。六計尚廉。漢法吏坐贓者皆不得為吏。鄙意此特用以匡常人。若君子律身固已廉矣。一日當官。憂君國之憂。不憂其身家之憂。甯靜澹泊。斯名真廉。若夫任氣以右黨。積偏以斷國。督下以諉過。劫上以違權。行固以遂禍。桃敵以市武。駿民以佐慾。屏忠以文昏。其人日怖然自直。其直以為廉。夫公孫宏盧杞之廉。豈後歟。君子不名之廉者。國賊也。賊幸以廉自冒。劫君絕民。覆國。惡

可因其冒廉而寬之。矧若人者。吾又安知其不外獲數而內梁肉也。貪財為貪。貪財尤貪。權勢所極。貨由之入。官屬者憚之矣。國人者憚之矣。暮夜之事。即知而推言之。雖其人盛言贖財而餉之財者。猶將飾之曰義。矧起居酬應。廉不去口。又惡敢不歸之以廉。嗚呼。戴金帛而即豺虎。富舍人而取金帛乎。則亦將謂豺虎為廉乎。然則劫君絕民。覆國之廉。直豺虎耳。吾恐無識方以豺虎為廉。故取而析之。

黜驕

盛生驕。驕生闇。闇生決。驕闇之人而護之以決。授之柄者。必無幸矣。安石明古而不明勢。未成而敗。商鞅明勢而不明禍。既成亦敗。安石學遠。商鞅術近。然肥秦而秦甘其誅。富宋而宋倖其去。驕其學術。顯違於人情也。以王商而違人情。猶莫全其身。矧非王商而欲愚聳天下。悉就吾闇得乎。明者之行決。事後或有所冀。闇者之行決。莫冀矣。富貴者無勳業可也。求勳業以固吾富貴。喜事之小人至矣。嗚呼。言義必工。淺謀者論事易動。以其術貢之驕闇。猶試火於枯管。沃盥於溼壤也。國無政而令驕闇者得行其志。吾屬虜矣。

答某公書

伏聞大帥以精卒數千。躡敵於滄尾之礮臺坡。執事所部張李成軍五百。裸袒咆勃。

直犯敵陣。敵大創而退。獲其巨酋。帥方偉公之功。而提督某害公能。至用陵詆。幸卒見直於帥。厚加賞接。毗佐營務。至慰至慰。天下勳烈所在。積忌者亦與之終始。非甚。既退。容隱實無以自善其後。執事周閱世事。當能辨之。幕府之要。原以用才為極。策顧文章之士。動多夸誕。如紆之類。是爾。矧紆之所長。又未必足名為文章者。執事竟欲歲糜千金。辟為參佐。竊以執事為過聽。紆年十八。即侍先君於臺灣。童幼不自勉。迴念宿過。慙沮萬態。固不足以益執事也。乃欲辟致。舊時無識少年。引據戎幕。無論非紆所料。即執事迴念。紆童騷之狀。亦必以進紆為過舉矣。老母明年六十。近視。紆益驕貴。若乳下之子。每應禮部試。如甚不得已而遣之。請留不可。行復懊悔。深念親意如此。豈忍割棄可憐之口。冒沾尸素之祿。以違遠老母。執事倘為紆憐。必不忍以先君交誼之故。峻却執事。季父在臺。晤及執事。必能致紆誠款。方命之咎。死罪死罪。

答周生書

惠書數借過。乃至引王君薇庵林君述庵事。推僕為古之義士。傳聞失實。此則僕所慚。悚不敢違受。必宜辨白者也。竊謂五倫中。忽有朋友之一倫。戚非兄弟。分則路人。而古人於憂危喪亡之交。冒死捍衛。願以為過。及僕身被家難。學業不立。朝夜震局。

莫省為計。則存問誘掖。摩勵磋切。均吾友之力。方悟古人置朋友於五倫中。今果大享其利也。薇庵王先生。天性孝友。僕與游處二十餘年。其夫人躬被兄嫂摧殘。先生處之夷然。視兄嫂加篤。僕窺察其意。咸出至誠。因愈加推重。先生亦蓄我如季弟。學問一事。匪獎尤力。先生既死。遺其子女二人。僕私誓將獨任其婚嫁。僥倖不負死友之諾。其子元龍。依僕十年。已入邑庠。頗以詩筆驚其長老。距薇庵死之數歲。林述庵亦被疫死於烏麓道院。僕奔哭弔之。舉族咸以幼子阿狀為託。僕亦如昔之所以處元龍者處之。亦將十年。阿狀入庠。與元龍同。其詩筆雄警。不如元龍之道峭。僕時時告以詩不足為當。求有用之學。造儒者之道。僕之所以為此者。爾時實未計其力之能至與否。即彼二君。審僕貧薄。亦未料僕之為能教養其子也。僕之為教為養。並為元龍娶婦。殆天幸使然。亦二子志趣不忍忘其死父。始至於此。究皆五倫中之常事。僕習知其故。不敢自奇。而足下為僕奇之何也。且僕尤有懼者。設彼二子驕荒敗德。與僕為難。則僕亦不過太息流涕。委諸氣數而已。此外尚有何術。推之中興勳臣。力造區夏。苟無天人合德。亦未必遽成絕大勳業。故君子任事。能歸功於天。不惟無禍。亦以養德。矧僕纖介之善。尤何足云。足下重我愛我。遂有逾量之譽。故不敢不辨。著盛伏維珍衛不備。

國朝文匯

卷十八

五

贈李拔可舍人序

世變將兆。有識必先憂之者。非其惜死之心。特篤於衆也。同處大陸之上。目覩滔天。泯夏之賊。劫勒君父。殘賤國衆。既無遺噍。而吾亦將不獨完其身與家。顧又無權以與之抗。則發為悲號。以警覺世士。如唐杜甫元結之徒。而唐世敘論勳伐。曾無及此。二公。而二公卒能自立於唐世。則其以所鳴號者。固大有益於其國衆也。拔可舍人以年少盛才。而處乎今。余以通家之誼。重許其人。固願其以詩為號者哉。時可措其手。退託為詩人者弱也。處亂世而務去節義。妄冀不可終據之富貴。矧又未嘗必得。則何必以其退託於詩人者為病也耶。舍人詩沈遠方重。悲慨時事。風旨多見。諸言外。吾不敢謂其即繼武於杜甫元結之徒。而亦可謂心乎國家矣。今朝廷外政寄之吳楚。武昌又居天下上流。度其可欣可愕之事。必有足紀以傳後者。吾衰不恆為詩。詩史之望。屬之舍人矣。夫古詩亡。持之以春秋。世史不可必信。吾又不能不望之可信之詩人。舍人其為吾可信之詩耶。其詩果足紀以傳後耶。吾將於其居武昌也卜之。

贈伍昭辰太守序

世士之出民敵而第甲科。為之上者。必詔之曰。堅而操。遂而舉。去仕也不遠矣。久之

榮於時。階進於顯。密之途。則非循銓資。託引。揆未有逾次超秩。用才地以自進者也。西學既入中國。士之獲資遣而求業於西者。業成而歸。為之上者。又必詔之曰。堅而操。遂而學。去仕也不遠矣。久之。中館伴持節之選。及與彼人爭歲幣。定盟約。則非循銓資。託援引。未有逾次超秩。用才地以自進者也。嗟夫。嗟夫。太平之常軌。襲之以求祛時屯。此吾友昭辰伍君之恆不遇歟。伍君強濟博辯。於西學。匪所不窺。而尤精於律憲交涉之學。初講藝析津。已而伏處江介三年。與朝貴莫相聞知。庚子兵禍發於畿輔。國家再甯。持變法之說者。朝野上下。厥聲洶洶。時甚宜於伍君矣。願觀伍君方做裘于子。縱情談詭。窮搜難碑。雀錄之細。靡為談資。殆絕口不言西學焉。夫用甲科以圖仕。雖不能闕進於資格之軌。輟伏而俟之。猶有過焉。若西學者。固莫利於貴要之耳目矣。而君又託詭詭以自隱。然則將聽乎詭說者。亂西學之真。初立祖說。為國凶蠹。令有位者用為西學之詬病。此又不得謂非伍君之責也。天下惟事非所習。必仰其人而修。與待其人而反。苛也。今伍君為學。率整而趨端。整則灼於知。端則勇於振。遠聞。侍郎某君將待君以立教於京師。此伍君得暢其所學之時也。矧吾又曠伍君。天下安有曠其人而猶吝其言者耶。故本其所見者。豫進規於伍君。

送周松孫比部出宰如皋序



良醫處一州。使舉州之人無病焉。醫之力莫數也。良宰處一州。使舉州之人無病焉。宰之力足致之矣。州人之需醫。人一身也。至乞其不病於良宰。病或在於生產家族之所係。則宰之力視醫為更偉矣。方今民苛上求。國疲鄰幣。徵發之額。大府日亟。亟以督其監司。監司又日亟。亟馬以督其郡縣。且又令之曰。善為之。毋苦吾民。屢網而求。餘其魚。過源而思通其流。雖良宰有利民之心。而身且莫利。求不病其一州之民。蓋難矣。吾友周松孫。以庶常改秋曹。悒悒莫伸其所懷。坐曹十年。始乞一縣南去。去之日。東南又方多事。識者謂民力盡。周君仁者。雖善憫其民。必莫審其所以為地。余慨然曰。周君者。蓋將恣其生平醫人之道。而治其民。誠能治民者也。且能使舉州之人無病者也。嚮者陳小真。大令館周氏病店。且死。寒熱日數作。君扁戶為之處方。得善藥。則候火而求度。既入。復為之辨色。而望氣進食。必調其能胃者。不能胃。則勿進。排盪雲翳。導滌穢滯。調合榮衛。積四十三日。大令病可。余察周君無倦容。無矜色。嗟夫。今日東南之民。罄所力以供上求。而徵取煩數。不猶寒熱數作時耶。積威慄骨。急斂灼膚。所被之寒與熱。視店烈也。而為之處方。求善藥者。誰歟。即有之。亦甯如周君之處大令。君不忍大令之症。甯忍舉州之人之症。又甯獨無術為之。審其利於下。寬其求於上。使雲翳穢滯。排盪而導滌之。俾榮衛各安其度。若然。則周君之能。實善醫。

與宰之能矣如皋大邑勝國遺老恆用以號召天下名士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周君有善治且必有歌詩以紀頌之余今將傾耳求聽頌周君者之歌詩矣

林迪臣太守孤山補梅記

孤山實居西湖之陰東南面葛嶺水滢之若帶焉余嘗放舟入錦帶橋周孤山以出西冷萬樹積綠隱隱見微逕雖斜日掩映恆蒼然若滴蓋嵐氣蒸變而成為此狀也余三至杭謁處士公墓無慮百數而有典史公為之配自以為孤山之勝惟吾林氏得以專之今守杭者為同郡迪臣先生又吾林氏者也先生治杭得其政養士得其教為匹夫匹婦存其利而先生猶以為曠職而亡功居則煥然若思廢然若忘而特喜吾處士公能逃名盛世不以吏職自污因補梅百株於孤山之麓既而歎曰今日豈吾游觀之時哉願吾處士隱於是而吾又宦茲土蔣梅逋以修家之故事若數年之後樵蘇及之彼杭人又烏知有太守梅者余曰先生之言處士之心也方處士公種梅養鶴結廬於茲山且不要妻子之累豈復圖名而今之稱處士者若昨日是故為名而隱號曰充隱即為名而官亦決非能官者也先生守杭三年政平人和而蕭然恆若無與豈區區垂意於一梅吾政恐後人之見梅者轉以思先生之政於無窮也而先生又焉逃其名光緒己亥三月既為圖以歸先生並為之記亦所以識吾林

氏之祥也。

大學堂師範畢業生紀別圖記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京師大學堂師範生五年畢業將告歸其留者曰新師範生曰豫備科生則大戚以為離其羣約日集行者列廣庭區新舊為曹尊行者為客留者為主三揖主人讀頌詞祝客客亦具答詞報主人禮成序登廣堂列學具構主客分曹而坐今尚書右丞嶺南李公浙西張公北平袁公湖北錢公常州汪公及紆則位於主客間若儷价然堂設高座主人揖右丞登座為詞勵勉行者於是其次酬答張公獨謂必以圖紀其事曰紆可紆樂吾黨之盛集雖不工於畫然亦無敢陳謝圖成並為之記曰古者以廣居集羣士惟漢宋之太學為最盛漢成帝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於是增弟子員亦三千人宋元豐二年令太學士立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三百人上舍百人綜二十四百人賜緡錢及郡縣田租屋課命曰學費其盛為唐明所未有然而有明社事如婁東金沙幾於門左千人門右千人眾亦不復於大學自辛未至辛巳舉天下文武將吏朝右士夫膠庠子弟就婁東門下者幾萬餘人姓名俱載金襴會不門籍然頗務聲氣事標榜遂構復社黨藉而咸非今日所謂大學堂者大學堂制蓋類古太學顧太學以其名而大學堂所治業則務其實立表

示信鐘動學者曹進分科受業均新舊學謀其殿最積五年毋曠毋輟而皆竟其所業以去嗚呼難矣天下方多事客我者鱗集吾宇登堂求噬吾齋吾國之士非資忠履義務學以與之抗撓勢岌岌且弗保顧不治新學徒慎守其門宇而將以祛客客將愈求進而無藝故國家曰勵士而盛資其學即欲以所學淑天下於是立師範之科今諸君各懷宿學歸率其鄉與州所責亦滋重矣紆不學辱侍諸君之後感諸君義能愛其曹並能以獎育後進為己任即欲進說於諸君亦莫審為辭謹襲昌黎之送石先生者為諸君祝曰天下惟有國之人始伸眉與强者耦願諸君詔學者念國毋安其私又祝曰覬成非成惟力之貞願諸君勿以慧鈍區學子慎牖其衷而本之以誠又祝曰願郡將連帥勿梗諸君事各抒其所蘊構其州之秀民咸悅豫與先生游又祝曰振困起懦惟相與師師道獲昌善類遂多願諸君扶植樛弱而同進於道圖既成廣不逾二尺不能加吾文於其上別具紙書之諸君各有詩韻文辭悉入此卷浙西張公為之序云

尊疑譯書圖記

夫周秦諸子之為書也舍揚首外其說多與儒者抗撓當儒書大昌之日宜諸子之缺燼而弗揚滯且莫申矣乃能騰出幽屏而屢動乎理家之目則其精神凝固亦自

國朝文匯

卷十八

八

國學扶輪社印

有其不可沒滅於世者。歟。吾嘗盡取其書讀之。顧有縱論人天之際。或但簡舉其理。若追逐而窮即之。則又未嘗明言其所以然。何者。恣一人之神思。獨造於幽渺之域。間有所會。則又莫據以自信。因亦無以取信於人。而聰明至此局矣。嗟夫。此蓋不母乎名數諸學。故其窮理也無程。範物也鮮度。雖其書能自名於一時。卒莫利於後世之尋繹而推窮也。自吾交幾道嚴子。讀其所譯斯賓塞氏之羣學。立巨幹而繁出其眾枝。無待留閒設難。抑客而伸主也。初取獵略。炫奇而市博也。揭弊存理。循物取驗。其歷也有階。其嚮也有的。該涉衆途。窺微取精。必使舉世之人。知所謂羣者之果有學也。羣之有學。必關涉乎萬理萬事。而始獲乎羣學之實驗者也。嗟夫。此而不母諸名數之學。而精其深造之功。又安能綜萬理萬事。而盡得其實驗耶。尊疑老矣。名動乎諸王公相之間。下及海內有志之士。無不識有尊疑者。而又當朝廷勤求新學之時。尊疑宜若盡出其所學。以牖發後進。顧乃柴車野服。往來於京津之間。何其儻然於世耶。夫其所為學。羣耳。而人則不能羣於士大夫。何也。余方圖卜居於浙西山。水佳勝之處。尊疑其將以不羣於世者。羣我歟。因為圖以進。至尊疑之為喜。為慨。余固不之審也。壬寅八月林紆記。

畏廬記

不燭而行闇。不侶而處獨。其人恆鬼之畏。然而遇醉與倦者毋畏也。延吭以俟刃。據  
鑊以受烹。其人恆死之畏。然而悍賊劇盜毋畏也。天下惟鬼與死常足以怖人。而心  
弗存焉。與亡其心者泣之。恆若無事。然則無畏之非難。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斯難  
矣。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事不在變。而在常。用不在氣。而在志。持虛枵之氣。矯高厲  
之節。時命通稱其人。亦可以權為君子。不幸者。重名在前。美利在後。鄉黨譽之。朋友  
信之。終其身無聞過之日矣。夫據非其有。而獲重名美利。鄉黨譽之。朋友信之。復過  
不自聞。而竟蹈於敗。天下之可畏者。孰大於此。且天下之所謂君子者。亦可權而為  
之者耶。惟無畏過自治之心。矯厲粉飾。匿瑕護垢。冀以終存其名。不論而為偽。亦稀  
矣。處常而不虞。曰清於世俗之論說。初志寢懈。而見奪。於是終身常畏人。終身畏人  
之人。亦非吾所謂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者爾。余行年四十。檢身制行。不足自立。出  
觀鄉黨朋友之間。聞有譽而信者。吾亦甚畏其論。而為偽也。因築室於龍潭浩然堂  
之側。顏曰畏廬。并記以存之。庶幾能終身畏。或終身不為偽矣。

遊棲霞紫雲洞記

棲霞凡五洞。而紫雲最勝。余以光緒己亥四月。同陳吉士及其二子一弟。泛舟至岳  
墳下。道山徑至棲霞禪院止馬。出拜宋輔文侯墓。遂至紫雲洞。洞居僧寮右偏。因石

勢為樓。周以繚垣。約以危欄。據欄下矚洞然而深。石級需滑。盤散乃可下。自下仰觀。洞壁穹窿斜上。直合石樓。石根下插。幽窈莫竟。投以小石。琅然作聲。如墜深穴。數武以外。微光激射。石隙出漏天小圓明如鏡焉。蝙蝠掠人而過。不十步。輒中巖滴。東嚮有小門。絕黑。僂而始入。壁苔陰滑。若被重錦。漸行漸豁。斗見天光。洞中廓若深堂。寬半畝許。壁勢自地拔起。斜出十餘丈。石角北向。壁紋絲絲象雲縷。有泉穴南壁下。蒼黛積綠。澗然無聲。巖頂雜樹。附根石竅。微風徐振。冉冉搖颺。爽悅心目。怪石駢列。或升或偃。或傾或跂。或銳或博。奇詭萬態。俯仰百狀。坐炊許出洞。飲茶僧寮。余方閉目。凝想其勝。將圖而藏之。而高嘯桐林子忱突至。相見大譖。命侍者更導。二君入洞。遂借筆而為之記。

記雲樓

五雲山之大。不能窮也。可至者。山西北之雲樓塢耳。戊戌四月十日。同李拔可。鄭稚星。林晚翠。命輿沿江干行。過六和塔。至梵村。右轉。入竹邊。道側小碑。署曰雲樓。萬竹掃天。中無雜樹。幽閒靈微。逕青溼如新。過雨。泉聲統統。瀉竹根而下。小溪宛延。抱竹南。遊叢葦。履巖。不知其流所極。竹斷處。見天如覆盂。不半里。風篠作聲。又入幽閒中矣。竹身大可盈握。細葉觸風。仰見碎光搖動者。天也。洗心亭。面北而構。寒泉前滙。如

鏡細藻滌迴水底縷縷可數泉脈西來絕駛墜落其中如鳴珮環一徑北趣入蒼碧中始見雜樹或篁或杉或槲楠之屬交植不辨柯葉惟宏師塔前巨杉四編竹護其根直上無際中蔭小亭御碑存焉更數十武始至寺。

### 記九溪十八澗

過龍井山數里溪色澄然迎面九溪之北流也溪發源於楊梅塢余之溯溪則自龍井始溪流道萬山中山不峭而壑踴趾錯互蒼碧莫辨途徑沿溪取進東瞥西匿前若有阻而旋得路水之未入溪皆號曰澗澗以十八數倍於九也余遇澗即止過澗之水必有大石亘其流水石衝激蒲藻交舞溪身廣四五尺淺者沮洳由草中行其稍深者雖湔蓄猶見沙石其山多茶樹多楓葉多松過小石橋向理安寺路石尤詭異春籜始解攢動巖面如老人晞髮怪石摺疊隱起山腹若榭若几若函書狀即林表望之滄然帶雲氣杜鵑作花點綴山路巖日翳吐出山已亭午矣時光緒己亥三月六日同遊者連縣吳小村長樂高鳳岐錢塘邵伯綢。

### 記超山梅花

夏容伯同聲嗜古士也隱於棲溪即塘余與陳吉士高嘯桐買舟訪之約尋梅於超山由溪上易小舟循淺瀨至超山之北沿岸已見梅花里許連陸至香海樓觀宋梅



梅身半枯。側立水次。古幹詰屈。苔蟠其身。齒齒作鱗甲。年久苔色幻為銅青。旁列十餘樹。容伯言皆明產也。景物凄黯無可紀。余索然將返。容伯導余過唐玉潛祠。下花迺大盛。縱橫交糾。玉雪一色。步武高下。沿梅得徑。遠觀林麓。近偃陂陁。蓋芬積縹。彌滿山谷。幾四里始出梅窩。陰松列隊。下聞溪聲。余來船已停瀨上矣。余以步。船人以水沿溪行。路盡適相值也。是晚仍歸棲溪。遲明復以小舟繞出山南。花益多於山北。野水古木。渺瀟滯。小徑歧出為八九道。抵梅而盡。至乾元觀。觀所謂水洞者。潭水清冽。怪石怒起水上。水附壁而止。石狀豁開。陰綠慘淡。石脈直接旱洞。旱洞居觀右偏。三十餘級及洞口。深窈沈黑中。有風水蕩擊之聲。同遊陳寄湖滌寮兄弟。蕪管入不竟洞而出。潭之右偏。鐫海雲洞三大字。宋趙清獻筆也。尋于西軒父子石像已剝落。詩碣猶隱隱可讀。容伯飯我觀中。余舉觴歎息。以生平所見梅花。咸不如此之多且盛也。容伯言冬雪霽後。花萼奇麗。過於西溪。然西溪余兩至。均失梅候。今但作起山梅花記。一寄容伯。一寄余友陳壽慈於福州。壽慈亦嗜梅者也。

### 遊西溪記

西溪之勝。水行沿秦亭山十餘里。至留下。光景始異。溪上之山。多幽篁。而秦亭特高峙。為西溪之鎮山。溪行數轉。猶見秦亭也。溪水滲然。而清潔窄者不能容舟。野柳無

如被麗水上。或突起溪心。停篙攀條。船側轉乃過石橋十數。柿葉蒼黃。秋氣灑然。橋門印水。幻圓影如月。舟行入月中矣。交蘆庵絕勝。近庵里許。迴望溪路。為野竹所合。截然如斷。隱隱見水閣飛簷。斜出梅林之表。其下砌石。可八九級。老柳垂條。拂拂水石。如縛帚焉。大石橋北。趣入烏柏中。漸見紅葉。登閣拜厲太鴻粟主。飯於僧房。易小纜。繞出庵後。一色秋林。水淨如拭。西風排竹。人家隱約可辨。溪身漸廣。彌望一白。近渦水矣。渦水一名南漳湖。葦蕩也。蕩析水為九道。蘆花間之。隔蘆望鄰船人。但見半身。帶以下。蘆花也。溪色愈明淨。老檜成行。可萬株。秋山亭亭出其上。盡檜乃趣餘杭。道遂棹船歸。不半里。復見蘆庵。來時遵他道。歸以捷徑耳。是行訪江村高竹窗故址。舟人莫識。同遊者為林迪臣先生。高嘯桐。陳吉士。父子。郭海容及余也。己亥九日。

薛則柯先生傳

先生諱錫極。字則柯。姓薛氏。閩之巨族也。長髯玉立。能顛倒誦七經。獨喜歐陽公文。及杜子美岑嘉州詩。抗直好忤人。人亦稍稍引去。先生遂移家入橫山。擇其美者。處而居之。當門老榕二株。枝葉濃黑。先生因樹導徑。為曲折。校徒六七十人。紆與焉。先生字紆。曰微。授紆歐文及杜詩。務於精熟。一日讀檀弓。至防墓崩。捧卷大哭。紆愕然。先生曰。若非人子乎。吾哭而若不動。何也。紆曰。微重悼在上。不知所哭。雖然。聞先生哭。

亦滋悖矣。先生數曰：諒哉微也。自爾視紆益重。其課紆歐文與杜詩亦益急。曰：吾不為制舉文。若歎此可以增廣胸次。且吾嘗見鄉之貢士矣。以時文博科第。對策至不能就一札。設問之。得毋以我為悖耶。家絕貧。夏曰：嘗不舉火。紆歸食既度。先生未炊。乃覓得先君穢實米滿中。負之以至。先生大怒。咤曰：微若年十一。竟行竊耶。紆泣曰：先生侵晨授微古文及詩。逾午猶不食。歸而對食。心動。故自以其米來。非竊。諸他氏也。先生曰：他氏益不可矣。吾已得米。且至。無須此。若將歸。當請杖於若母。吾不忍。夏楚若矣。紆歸白母。宜人笑曰：女以米餉師。奈何以穢易以巨囊。重益之。別令人賈以往。將大父命。先生乃受。更二年。紆以先生諭。執業於朱韋如師。習制舉文。光緒戊寅。先生已七十一歲。紆母弟耀適客臺灣。先生命伯子某往依之。某病瘵。耀日夕侍之。某愈而耀遂以死。先生來弔。大慟而歸。明年卒。門人林紆曰：先生隱君子也。薛氏之族。成進士者三人。與先生皆輩行。先生顧之。未嘗為動。入山後。於經益遠。旁及諸家集。終身未嘗為文及詩。殆並文及詩而隱之也。及門中特偉紆。而紆四十不偶。豈先生所偉者在讀書制行。不以科名偉耶。嗚呼。其將何以報先生也。

### 謝秋濤傳

謝秋濤。字秋濤。孤介人也。先世有恆產。施而盡。秋濤始貧。有姑適犀塘莊氏豪族也。

子弟錦綺相耀。秋濤家比一牆。未嘗涉足其廡。見莊氏人。一揖輒去。物餽自莊氏者。亦屏弗御。間以醫自贖。受百錢歸。輾轉終夜。患得藥者無驗。則百錢為妄受。自是絕不為人施治。乃愈困。兄秋坡孝廉時饋以薪米。頻至。則力却之。曰。父母託兄矣。我不肖。不更相累。母病繞牀左右行。日百數十匝。微息輒問。更七八晝夜弗寢。母每病。秋濤恆惺然不復類人也。得鮮若螺蛤之屬。亦必奉母。自不食肉者。凡二十一年。亦時為制舉文。短質幽峭。不為時賞。適不赴試。祥符沈侍郎督闈學。始一應之。公薨。秋濤歎曰。不獲賞於公。吾命也。餘人不足貢吾藝矣。盡焚其稿。輟舉業。乙未喪父。三年中。聞人聲輒走匿。丁酉四月復喪母。二十餘日。哭不輟聲。病遂革。未死之數日。妻子皆餒而病。秋濤自移牀至庖。瀹之。次曰。吾罪重不宜死。寢且吾夫婦子女共一榻。我死無別榻。以卧吾子。死人氣胡可近耶。卒時近五更。妻昏罔已不省人。幼女略問。呼曰。更定。吾父猶呻也。今胡不聞。詎有變耶。銳起而仆。乃兩手據地。默行以前。至庖。次觸僵足。始顛聲號。火集。秋濤死逾時矣。林紆曰。紆三十年中。六面秋濤而已。然每接秋濤歸。輒自病。其布衣糲食為僭也。秋濤苦節如此。時咸怪笑。紆臨平。二子出見。均骨立。啜泣嗚呼。紆略知秋濤者耳。猶莫為之所。其恆目以為怪者。尚可冀耶。哀哉。

國朝文匯 卷十八

十二

國學扶輪社印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踉蹌隅匿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枝絕一時黃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座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為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逼而見之生遽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為說僻不可近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為仇也顧吾徧狹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亦未必能諒之故甯早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書所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尤凄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強之人果與情為仇也耶

陳猴傳

林先生曰閩人不畜僮而養傭怒以色則受杖則叛蓋難御也同年高嘯桐獨言其戚王太守貽燕者畜僮陳猴累杖見血而猴終弗去太守需次泚中赭寇入泚城火數作門閭太守家僮十數盡避猴裏布尋文趨太守登城猴徑下以布授太守俾縫其家人未盡譁言賊至幼子自城上顛猴捷進承之以手少女繼墜猴張右手再承之墜女適當其懷若有神鬼陰緝之者既免夫人傷足呻於路周猴徑負其子女行

數百步。置之。還負夫人。蹠踐往復。日行不能二十里。經十日。猴道病。太守度城賊且出。略傍縣。家人必不免。乃遠巡入近村。村人若善太守者。蓋其中一人盜也。逮治杭州。獄時。太守適權杭州。出之。至是。乃具舟脫太守於難。居閩二年。太守卒。猴大慟。數絕。尚書沈文肅公來平。異之。撫猴。將以自隨。猴不可。請護喪歸仙遊。蓋太守與猴均仙遊人也。公乃以書抵其縣官。敕猴。義官。餼猴。月以十緡。猴役於縣官。仍以所得悉奉其主人。縣官益義之。無役不隨。猴自爾亦稍稍置田築室。且娶婦生子矣。每至太守家。輒隅立屏息。若常奴焉。鄉之士流習猴者。輒與抗禮。曰。是有古義。能事主人之孤。安可憐耶。

### 鄭貞女傳

鄭貞女。名巽。紫。永福人。父理齋。永之老明經也。女許字同邑林勇官。林受虐後母。未及娶而適。逾年。明經卒。女遂依祖母以居。祖母病痺且死。女侍疾三年。祖母逝。女乃厚撫其弟妹。為弟娶於周氏。誕子女五人。周死。女復集其諸子。哺之。家益貧。林母以勇官無耗。勸令改適。女以死誓。勇方去。廉者愛憐女。欲奪其志。女泣曰。家人方構異議。女正無所為計。得舅以為明於綱常。解從一之義。今亦爾。女尚何望。大哭弗顧。舅退。與弟語。女大聲於房曰。若再言更適者。我必以頸血濺其面。舅聞而適。如是五十

餘年眇其一目蓋歌枕江洲目因以毀嘉慶十二年勇官歸女已七十有二矣鄰之長老將集資為花燭勇官不可女遂卒勇官亦於是日死

論曰女不嫁而相鄭氏二世厥功偉矣即死於鄭氏無忝也林勇官始弗善其母繼復蔑視其守義之妻雖生猶死耳然則女之不嫁特自守其義不必為勇官守也嗚呼若勇官者蓋傷心之尤者也

蕭貞女傳

蕭貞女父名芳祖為武弁司書記貞女庶產也芳祖既死女遂與母及弟依嫡兄以居婿曰陳翊臣閩之螺江人將女而病且死未死之前夕女忽心動涕交於頤明日婿家來報喪母迎門止之女已覺據枕而哭弗食擲者五日母哀貞女即亦不復自食已許其嫁死婿以守乃食顧陳生家貧不時具禮是秋八月比舍火女所居屋垣短火盛聲隆隆然女正襟坐牀屢母兄出火陡折而西牆踰尋丈者皆跨入焚之女室獨完好踰月陳氏感其異舉宗來迎女冠帔登輿至是始下牀也

贊曰王孝廉桂舫自言與女同舍火發時穴牆奉母以避談次手足猶悸動而女嚴如山岳嗚呼家共姬之死吾恨其無天也

孟孝子傳

孟孝子者不知何時人同年吳敦溪頤昌以事至連江經馬溝鄉破廟中有縣官匾旌孝子者敘孝子事甚悉余感其事且泣因為錄之孝子名起母病肝痛哀號之聲徹曉人言舖人肝則愈孝子計不自割安從得肝然肝進而疾仍弗愈則我為徒死亦且不孝乃卜於父墓用瓦盃百空擲而卧之盃完則吉凡百擲皆完孝子歸閉戶以刀割脇出肝如掌血亦弗濡以巨鍼縫其創熟肝而進之母愈於是十年疾乃再發孝子具盃將復如墓為神而止之不可嫂乃入面其姑曰姑向病起乃割腹出肝以進今聞號殆不堪將復割之矣母駭且呻曰起所為如此老身乃弗一聞然七十之年不能以須臾之活易吾子也一慟而絕嫂奔告孝子孝子躍起創亦遂裂以死縣官聞其事旌之於社

林紆曰戕身以死其痛止於須臾而已若坐見吾親呻楚號呼則耳目手足均無所置寸心之痛甚於自戕也孝子之出肝自分無所得生必卜而後出者亦萬一期母之愈耳至果符所卜喜悅之氣充週於身創乃弗劇迨母病再發孝子以亡肝之人震於哀懼安得不死天下惟心乎其事者往往出於過情母病如何事乃可以戕身責之耶人惟患其無心耳過情而出於正吾斷不能繩之以儒者之道也

趙聾子小傳



趙聾子楚人以相術至閩三日閩之薦紳先生大集其門至不可過車馬納金屏息聽決於聾子聾子曰某頤豐壽老奉名聞之皆自摩其頤也某準隆位相奉名聞之又皆自按其準也神色惴恐惟患聾子之詆己者若者神木而色朽當死則淚承睫他客亦感然若憫其果死者更撫其頤審其頰曰是紋佳可勿患則淚者笑矣壽天貴賤惟聾子一言聾子詭譎多智嘗陰飾妹麗若貴家者亦至而求相聾子偽叱曰若倡也若何相相者此而栗引去見者大神之士之應舉者應至聾子皆許售閩試得售者百有三人耳聾子許售已百數榜未出至而更欲有問者晨款其扉而聾子以夜去矣

畏廬曰有某公者權貴巨萬已任方面事聾子甚恭聾子策三年必開府今已後期無驗病擊不復良行公恭儉峻整親故嚴憚無敢陳乞於聾子特厚嗚呼聾子亦神於乞矣

徐景顏傳

徐景顏江南蘇州人早歲習歐西文字肄業水師學堂每嘗試必第上上箏琶簫笛之屬一聞輒會其節奏且能以意為新聲治漢書絕熟論漢軍雖純史之家無能折者年二十五以參將副水師提督丁公為兵官壬辰東事萌第時景顏歸輒對妻弟

泣意不忍其母。母知書明義方。以景顏為怯弱。趣之行。景顏晨起就母寢。拜別持蕭入卧內。據枕吹之。初為微聲。若泣若訴。越炊許。乃斗變為慘厲。悲健之音。哀動四鄰。擲蕭索劍上馬出城。是歲遂死於大東溝之難。

論曰。余戚林少谷都督。於大東溝之戰。所領兵艦碎於敵礮。都督浮沈海中。他舟曳長繩援之。都督出半身。推繩就水上。拱揖俾勿援。如是三四。終不就援。以死。又楊雨亭鎮軍。軍覆威海時。以手槍內向齟齬之間。彈發入腦。白漿潰出。鼻數下。垂徑尺許。端坐不仆。日人驚以為神。二公皆閩人。與景顏均從容就義者也。恆人論說以威海之役。詆全軍無完人。至三公之死節。亦不之數矣。嗚呼。忠義之士。又胡以自奮也耶。

### 僮遂小傳

僮遂者。閩福清之海山人。生而不自知其年。以乙未先太孺人病時來。既而遂佐吾喪。夜及他僮席。慕同余宿。喪次所言多不可曉。余亦不窮悉也。然至忠。見余家連年喪亡。輒夜半哭。亡室劉孺人逝時。遂侵曉起。私市餽餼。滄若跪進於靈次。拜不止。他僮笑之。遂怒曰。我孝主母。弗類若不孝也。嘗從余客荔城。過懸亭山。與翻遂咎與夫曰。明日更跌。當擇其平坦者。勿令碎吾主人輿中物也。其愚如此。遂父老。再歸省之。父送之十里。遂跽曰。父止勿送。至則述其父狀。余詰遂何由知禮。曰。見主人常跽太。

夫人遂今乃知父之宜器也。予賜以棉衣食物及錢。咸厚楮重裹郵致。其父見天大風雨。輒叱曰：「遂父適在田西被雨矣。不憐者累日。余來杭城。遂哭將從余。余增其月錢慰止之。得家書。遂乃以今年五月十八日被疫死矣。嗚呼！以遂愚忠不繫其天。可以永年。今亦爾乎？」吾聞柳州言南方多疫。勞者先死。是必吾家役之無方耳。傳之亦所以志子過也。

羅孝子事略

羅孝子名義進。字平高。閩縣之觀音井人。隆冬一褐不蔽兩脛。脛凍則綴敗絮於褐下。狀若裳者。安置一盂。糝屑鹽豉雜菜根實其中。一日再哺。咸取以佐飯。父年八十七。自獲孝子之養。所御恆有新衣。烹飪之事必出孝子之手。美饌佳餌。孝子恆多方羅致以供其父。孝子所居室以厚楮榜壁。記進膳時刻。不差黍黍。父所常御鱸魚。鱸肉之類。備列無漏。父年老。飯益健。孝子侍側。頤動眉肆。若自餐者。父食稍減。孝子退亦弗食。如是三十餘年。同治戊辰。父患目疾。結厚障。西醫將啟以刀。孝子大啼。父卒。就西醫館啟其障。孝子曰：「載珍膳。即館哺。父夜復即牀下宿。更盡數起。歷百有五日。疾愈。孝子同懷兄二人均有子。孝子壯時。嘗佐人貿遷。受直儲微貲。父將為之娶。孝子語人曰：「兩兄所獲。僅庇其孥。我娶。父安得養。我終不以婦人奪父之養也。」苟大宗。

勿廢祀。我甯為其不孝者。故孝子終身歸。甲午。父目疾復作。孝子策父年高不可更。即西醫。乃五更起。以舌舐父目。既設案。庭心。搏顙。顧天。遲明始已。凡二十四閱月。而孝子病。先是孝子有足疾。常患脛腫。至是家人戒孝子勿夜起。以增困。孝子曰。父愈。我病庸何傷。疾幾猶即枕上禮佛。弗輟。乙未某月。孝子卒。年五十有三歲。孝子晚年屏落世事。專以養父為急。恆於父前作嬌態。父年高亦忘孝子之歲。以為尚三十許也。嘗曰。吾子三十矣。未娶奈何。嗚呼。孝子之志事。可謂苦矣。乃前父而死。不竟其養。吾聞其死時。猶喃喃呼其父也。

先妣事略

先妣陳宜人諱蓉。故太學生元培公女。先世於明代為顯仕。母鄭孺人知書明大義。宜人生於道光己丑年三月念四日。年十八來歸。府君雲溪先生。丁未生大姊。壬子生姪。逾年生二妹。殤丁巳。生高氏妹。庚申生東耀。耀生二日。府君客遊臺灣。資盡。因不能歸。歲大祲。澳門賊以銅艇闖入內港。聚江南橋下。謬言與南船競鐵鎗。發破互轟。紆適家橫山。距江三里。飛彈盡然。日夜從屋上過。比屋奔徙。略盡宜人。以無食。故不得去。先大母方病。大姊稍省人事。健紆不令出。擁弟及妹。環宜人而泣。宜人方縫旂。撫慰大姊。言抵夜盡三旂。可得錢四百許。明日大父母及爾兄弟當飽食矣。紆時

幼沖不知母言之悲也。是秋府君書歸郵致金三十圓。自是月以為常。越庚午。府君構疾。至家四十日卒。時大父在殯。大母亦繼逝。喪葬接踵。悲梗勞頓。宜人因而大困。耀年已十九。憐紆貧不能養。陰與宜人謀。將東行。渡臺。依季父靜庵先生求館。以助紆。紆泣止之。不可。戊寅五月十日。耀乘紆赴試。拜母裡行。紆歸。見宜人有淚容。詢之。知耀行矣。越九月。紆方夜侍。宜人坐從。弟華從門外號而入。拜宜人。告耀死。宜人以首抵柱。慘戚至。不可以狀。炊煙經二日不舉。紆長跼搏顙。言曰。耀為其兄客死於外。義不敢禮以上殤。請以紆家子後耀。母念耀當益念紆。紆必求其所以慰母者。母今不容更悲矣。十月。紆奔耀喪於臺陽。明年。華始持耀喪以歸。華。季父靜庵子也。生而母死。宜人撫之以長。方府君困時。華與高氏妹及耀均數歲。羣衣從宜人。宜人行。處諸子羣集於處。啟鼎復集肘下。咸恐後食。然庖得少肉。華恆食其精者。弟妹有妒容。宜人撫之曰。華無母。而弗知乎。脫余不幸先而叔母死。叔母之處而華不猶是耶。華始娶何氏卒。宜人為之更娶於高氏。生二子一女。斷乳後。咸暱宜人。昵昵作嬌態。宜人待之。與諸孫等。壬午。紆領鄉薦。春官報罷。宜人見紆歸。喜甚。竟不及下第事。去辰。紆復北行。宜人忽夢紆病於析津。遽起開門見月。乃覺其夢。即亦弗寢。日上移榻廊。隔壁門待郵者二日。析津書至。無病。而宜人備矣。高氏妹嘗語紆曰。母憇兄。意殊不

在得官。兄南歸。多以五月。蒼霞之洲。大水新落。家具雜沓。橫血日影。停窗紙上。母指  
靡家人。為兄解裝度書籍。往來笑悅。兄憶之耶。嗚呼。無母之戚。得妹言。愈弗堪矣。宜  
人來歸。府君時。嬰已綴喉際。細裁如核。積五十年。卒以不救。先是。醫言創巨血。且甚  
崩。鮮驚悸。號慟不知所為。既而自念。宜人。生有隱德。有鄭某者。負債重。將圖死。宜人  
命紆出其醜。館其妻子六七人於家。經年。又某某。甚貧。賴宜人。力均娶婦生子矣。以  
此二事。或得請於天乎。已而疾果不見血。醫言卒無驗。嗚呼。宜人之喪。至是逾百日  
矣。不孝紆始及其婦劉氏。縛帚汎埽。宜人之宮。帷幔陳設。莫變其故。而茶鑪藥具。一  
一在目。咸足悲涕。迴念願復之恩。當何如矣。天乎痛哉。

紀西安縣知縣吳公德瀟全家被難事

嗚呼。自義和團。訖於畿輔。天下洶洶。爭以黨殺西人為能。一二當路。復養成其毒。藉  
以祛除外患。不知吾華虛實。已為所覘。軍無後繼。合列強之力。以培一國。舉以亂民。  
為責言。以理則誑。以勢則劔。禍機至明。而懵懵者。仍用以快一時之愆。而吾友筱村  
吳公之難作矣。公執理而抗。不徇私請。以阿其上。監司某憾之。次骨。西安積穀。無見  
糧糴。殺之款。悉儲之豪右家。公以簿責之。勿令吞蝕。豪右又怒之。有羅楠者。素健訟。  
勾結胥役。每文漁食於其鄉里。公廉得實。峻詆之。於是豪右盡役。咸附羅楠。有都司

周之德者與羅合謀。日圖不利於公。會江山事起。土賊萬人以仇教為名。藉之攻剽。邑中西安人咸欲應之。公謂北事未定。洋人必不宜殲。亂民譁動。斥公右。洋人殺公之謀遂決。六月念四日。公至監司署計事。出羅捕合數百人。劫公入告監司。令以通番罪誅之。監司憾公不救。抗言吾力不能遽及。爾自治可爾。羅姓乃縛公於監司轅門。鍾公鬚髯且盡。以利刃攢刺洞腹。死公罵不絕口。監司立堂外。視公死乃入。是日並殺六洋人。一童子剖腹未殊。拖腸匍匐地上。兩時許始絕。公子仲韜馳哭尸下。又殺之。羣賊守縣門。殺公家四十餘口。始定。肱公篋得康有為書。監司大喜。以為通賊情真。誅之有名。嗚呼。康有為嚮在杭州。一老司官耳。遍謁當路。孰不與之款接者。乃用康氏未獲罪以前之書。陷公滅門之禍。然則譚復生六人之獄。何不聞朝廷錄其妻子耶。賊擅殺縣官。而長吏反附被殺者。以刑憲國之失政。莫此為極。聞公老母幸存。乳下尚留一穉孫。未知能輟轉至杭州否耶。公性至孝。博極羣書。以不能善事長官。縱容胥役。以及於難。吾無力不能直之於朝。撫其事附之吾書。亦以識亂世良吏之不可為也。哀哉哀哉。

書楊孝子誅仇事

楊孝子凌。閩縣之龍柄鄉人。父某見戕於族人。俊孝子訟之九年。時有鄉居進士某。

左右俊乃不復論抵會赦得出。孝子號泣思狙殺之。而俊蹻捷善鬪。累嘗不得近。乃以刃自隨。又二年始遇之。族父家。孝子遽以刃進。俊疾格。刃脫腕而飛。俊更拘孝子。創甚。謀俊乃益劇。一夜偵俊飲於許氏。歸途出狹巷中。孝子被髮焚香。向柩而哭。合從弟四人俱出遮俊。俊被酒逡巡。蹈孝子伏中。伏發。俊以手格。刃斷指。猶健進。時微雨滑。孝子與俊俱仆。俊伏孝子。孝子呼曰。眾來伏吾上者仇也。但斫勿刺。眾交刃之。俊死。孝子無恙。余曰。狹路堪仇。主客皆仆。眾多刃集。能以智自全。仇仍得復神識之。湛。楊子可用以行軍矣。

書顏屠之婦

顏屠之婦。佚其姓。其始倡也。笨醜不能勝歌舞。乃謬為恭儉。以自振。年四十而始從屠。屠食指十數。先娶婦。死已有子女。不母而自相睡。亂髮垢頰。就寢而食。據闌而寢。屠病之。迎婦而畀以政。婦至且不視屠之子女。履堂見糠屑。宅曰糠也。其拘之。狗牢積陳飯。被水腐矣。曰粒也。澆之。壁三篝燈。命去其二。夜則使其子女捫索牀。寢浙米於釜。多其瀋而喂之。勿令稠且厚。屠親戚慶弔之事。至不敢聞。諸其門。即聞亦不答。歲集其羨示屠曰。此吾力所羨者也。屠大慶之。一惟其言之聽。而屠之兄弟子女親屬。益因相引於暗。而泣婦不之聞。屠亦不之顧。婦食已。輒寢。狗不得食而狂。喫屠



之子。仆其一。其一救之。又仆。家人大集。狗乃去。婦聞聲於房曰。逐狗勿履吾盜而敗吾幾。則亦竟不出視。非不視其子女。懼將見創而樂。樂重則錢耗也。屠之家有病者。呻者。救者。詛者。寒而慄。飢而啼者。婦目若瞋。耳若竅。而粟鬢鬢。深夜各動。輒能覺之。婦私計。眾叛已固。折之則自屈於詞。乃偽盲且聵。擁鑰而坐。錢終不出。然時通其外家。實珍饌於囊。開戶啜之。體日以碩。對屠仍糠覈也。一夜火發。婦既癡肥。又擁錢麗。不即出。遂焚以死。屠與子女皆走免。此曹子于南為余言者。余曰。嗟乎。受人之聘。治其子女。而惟財是靳。至狗喫其子。吝藥而猶不與。則謂其無恩也。必矣。家之有子女。猶國之有百姓。用人者。率皆以吝財為賢。吾恐其相引而泣於陬者多矣。

書胡蘆丐

胡蘆丐不知何名。自呼曰李仙。其衣甚博。且詭行乞於市。恆荷大葫蘆。得錢必就肆飲。既醉。散餘錢於路。令羣兒爭拾之。以為樂笑。丐所至。兒童百十成羣。尾其後。市人苦擾。輒多予錢。趣急去。以故丐所得。恆十倍於常。丐甚信。而能書。市人操百錢。令丐署券。約經年勿至。丐諾。則終不肯約。每執筆向北叩首者三。大書曰。吾主光緒皇帝。某年乞食臣李仙書。或問以顛頓至此。何由尚念。皇帝。丐曰。吾無功。日令百戶之人。供我醉飽。有司不以為罪。此。皇帝寬典也。夫今之作色者。取醉飽於一邑。作

郡者取醉飽於一郡。其無功與我埒耳。吾惟無功而恥食於百戶之人。乃愈不忘。吾皇帝也。識者曰。丐其有道者也。或曰。丐嘗為吏。憤其上之所為。務取利而無恤民。隱乃詭為此狀。以示譏。二說也。人莫能決。林先生曰。行乞而懷國恩。丐非常人也。然必詆官人者。以為其類。使彼變業為仕宦。且受詔取謫。繼以刑禍。求復於丐。不可得矣。今得遲志於市人。殆蒼蒼者憫其愚。而欲全其天年也。世有傷時而得禍者。吾又甚惜其不託丐以自隱也。

外舅劉公墓誌銘

公諱有蒸。字作楫。號修梅。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應童子試。至老咸不售。公幼有節概。喜通鑑。尤長於詩。公父為蔡太史以成婚。蔡公父子相繼列詞苑。公自以貧薄罕至其外家。先娶鄭孺人。育二子。均不舉。公大病。鄭孺人貸於蔡公家。既而健僕將千錢至。謂某戚鄰債博進者。憫即病。贈此以易善藥。公曰。吾昏憊不省。有此顧。吾病無足憫者。請還錢。仍以償進。病已出。佐某副將戎幕於浙西。某武人不知書。同客者見辱且盡。公計不行。將及遂行。行二日。賊大至。虜某以去。公間道出江山縣。道亂山中。得微徑。銳及其顛。遇邑人阻山以避亂者。見公雅素。為治具。席間多詩人。公即席賦詩五十餘韻。靡其坐人。因為釀賞。取道三衢。遂闔。自爾遂不復出。鄭孺人更產二子。

二女遂以瘵死乃續娶陳孺人公相婿及余余方從羣兒戲公弗善也越七年余客  
臺灣父執某申前議公得余上外祖母鄭太孺人書再三讀曰可矣童子戀恩余於  
書中若聞其哭聲性情哀摯可妻也顧非富貴中人耳余既娶公長女每謁公必大  
喜舉呻吟語及五種遺規勗余越二年助余膏伙令執業於陳容園先生之門甲戌  
余病公夜縋城至余家即卧內撫余喁喁向曉始去余每應童試雖嚴風驟雨必送  
余至試院五更天陰四顧無人公挾余坐明倫堂廡下論道學源流勉以立身安命  
之遊壬午余領鄉薦公已病症忡見余輒泣嗚呼生平感恩知己至公已極而不能  
富貴果如公言矣公以光緒某年卒年六十有三歲生四子賜其三又喪其三孫與  
兩孫女余室亦繼逝今存者子愈霖孫某次女適林伯務亦孀矣愈霖近偏廢余遂  
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某村某山泣而為銘曰

四世儒而莫昌其家廿年事公而不得公之瑕守死行志決幾行智闡幽揚微公婿  
紆誌

誥授奉政大夫桐鄉縣知縣侯官方公墓誌銘

浙江桐鄉有循吏曰方公諱家澍字雨亭閩之侯官人光緒壬辰進士廷試第一  
入翰林尋改官兵部以選得桐鄉縣知縣桐鄉再躡於緒起逾五十年元氣粗復民

仍敦樸無復開敏公至集桐士於桐溪書院試以論策吏建白社書院於屠鎮凡去縣遠不能至者皆令就白社學未期年士乃稍稍獵略古籍通曉時事公曰延接其秀異者禮之又恆微服出行郊郭間問民疾苦時方患盜則出資募丁壯徼巡城中盜警以息明年調秀水送者空城邑既到官榜於縣門曰凡負枉欲愬之官長者自署狀至勿緣吏役日再蒞堂皇受而聽之遂清舊牘數百鄰邑父兄爭越境來愬公慰遣之咸涕泣以去秀民多業蠶蠶失飼而疫公立蠶學分館於邑中驗蠶病絲葉復昆邑之北門有淫祠一區秀民造詭說謂神能福禍人捐金錢者踵屬於道公率數騎至而平之徹其香火即其地立塘灣學舍課士又創立蒙學苦無資則牒上大府請重稅鴉片以資學議者大譁公弗為動卒行之又明年得檄歸桐鄉北方新用兵西鄰責歲幣急則取之民間吏因緣為奸利公臚其弊上之大府大府稱可頒之七十二州令一一如方侯言秋薦饑盜發近邑而所謂青幫紅幫者為患尤烈公大出資更募丁壯即江上刺取賊蹤已得賊渠公揚言將縛赴會城聽鞠已乃即所劫掠地殲三渠杙其頭曰是賊渠曹刺取吾民者既以法盡之協從敢仍渠所為者得無赦邏偵既密盜舟過桐江輒獲雖遠必招取主者歸其贓公聽斷神老病荏弱者咸令坐聽勿踞處外人有禮表檄定教民亦無敢挾外人持短長一邑稱平公少負

才望既通藉始講經濟之學甲午上書皇帝言遼瀋根本之地不宜委敵不報既改官遂依將軍軍於塞外為將軍籌建鐵路以西法練健兒備邊均以財絀格不行行者第闢園禁之地縱民耕耨而已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年四十六歲公與余壬午同年出長白侍郎寶公門余好戲言遇事輒譙責公公夷然未嘗有忤語人曰張弼余部郎謂我友畏廬者當忍其峭峻故遇事益下余庚子余客杭州貧甚公謂高媿室曰畏廬困當以五百金餉畏廬媿室曰畏廬方責君嚴餉之且謂公重汙之矣公沒媿室舉以語余嗚呼余一嚮處公包容中乃不之覺五百金何足言所難者累折而不我絕耳公弟家湜家泌屢以銘徵余把筆輒悲不能盡今媿室又亡矣吾將銘媿室不能不先銘公公大父某父有詩均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子三長和留學美洲以襄助學務敘勞得知府次某又次某女三長適某某次適某某次幼未字公於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已前葬於某山余今為補其銘曰

不鉤微而止其奸不取寵而安其官振饑而馭寒豪莫敢趨而謙胥莫敢面而譏焦心苦思外罷內殫永息於茲松杉千盤隱德滋遠嗣續是觀

誥授資政大夫鹽運使銜梧州府知府長樂高公墓誌銘

媿室先生既沒之三月其母弟外務部左丞而謙生員鳳謙奉事狀徵銘於余余受

而愴然曰。嗚呼。吾六十之年。奉託銘於公。今吾乃轉以銘公耶。顧知公生平最。非得吾銘。世亦莫從而求詳焉。公諱鳳岐。字肅桐。媿室。則其號也。曾祖文祺。知府銜。候選州同。妣吳氏。祖彬。順昌縣學教諭。妣楊氏。父紹曾。同知銜。妣楊氏。程氏。三代均以公兄弟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先世賈衛輝。唐時有縣尉尉閻之長樂。卒官。遂僑寓為長樂人。州同公好善。信於鄉里。鄉人稱曰高爺爺而不名。乃再世而貧。同知公忠信孝友。曾以身代季弟下獄。程夫人尤知書明大體。內政肅然。公兄弟均程夫人出。至友愛。日依戀膝下。公神采護毅。匡兩弟必以正。有過未嘗假借。年十二。讀史記平原君傳。至毛遂斥十九人語。公大書其上曰。胡不更忍一時。識者咸知公後且以度勝矣。既長。服膺宋儒尤篤。律躬愈嚴整。間為古文。似劉更生。曾南豐。吾鄉林欽齋先生。甚才之。而桐城吳棫甫先生亦稱近世文章。能遏抑光氣者。長樂高君其近之矣。願乃不時作。以公方屬意經濟之學。壬午領鄉薦。三上春官不售。則去佐林太守。啟於杭州。太守有循聲。公參佐其政。政日以舉。庚子太守卒。公就候官。方侯於秀水。兼主浙江大學堂講席。時西林岑公開府嶺南。謨詞具聘幣。以使者禮。公之廬公遂去浙而粵。桂林寇警。方大猷岑公督師西討。公奔走兵間半年。事平。以浙江知縣保知府。加鹽運使銜。遂權梧州。大亂初。亟伏莽者。猶間出。遮略行李。公遺騎追。

逐而前撲之。每得盜宜死。必婉語以致死之由。哀其不教而戮盜。咸首服。公退語家人。謂官吏失職。民饑而行剽。得死固矣。然吾終疑其枉。悲其愚也。州之舉人某。武斷鄉曲。臨質抗辯不屈。公語曰。幸與君同忝賢書。今吾踞堂皇。對簿君。君辱亦吾恥矣。因開陳以義利至再。某感服。訟遂息。公治梧作早晏息。為狀甚切。或諫公節勞。公曰。縣所不決。始登之郡。吾仍濡而不時理。彼旅郡而待質者殆矣。居梧八月。清義倉立。工。廠興。蠶學。辦農林。整學規。治官事。如理家政。謂食祿忠事。終不敢以私負國。既謝病去梧。梧民罄戶送之。時岑公亦入長郵傳部。將以尚書右丞處。公不可。岑公既去位。公屏居海上。既用侍郎于公薦。入考御史。廷試第一。例得記名。忌者構而沮抑之。公夷然出都。旋聞孝欽顯皇后及我德宗景皇帝相繼升遐。公適患作。伏枕大痛。病益增劇。遂于己酉二月十三日卒於滄寓。年五十有二。歲臨終。謂弟鳳謙曰。氣機轉。中國有望。意屬憲政也。嗚呼。公生平誠篤。孝弟廉謹。高於儕輩。言端而行果。志願所在。恆欲以忠自效。戊戌入都。適德人犯即墨。聖廟怒者。譁起。公獨謂必清內治。始足以遏外侮。合同志詣臺上書。皇帝請下詔罪己。因陳內治外交。籌餉練兵四事。都御史大驚。斥去。勿進。聞者避之。公素貧。凡筆墨及祿俸所得。悉以分贖親族。沒之日。蕭然無餘資。配劉淑人。孝謹慈惠。聞於戚鄰。聞于常游學比利時。女君

珣通曉能文章。道騎都尉黃大鈞次。君玉君玖。今將以十二月二日歸葬于福州鳳凰池先塋之次。嗚呼公逝。知我者畢矣。余自聞喪至今。儼然如喪其手足。捧事狀。至於不能竟讀。敘公美行。亦莫悉其所止。今第就其大者為之。銘曰。

亦直有言。吏曰民牧。善牧為字。民始見腹。蒼梧涸涸。民罷而怒。守來守來。僂者胥。黠逋。既蕩。魁渠以覆。姦狙莫遂。判不留牖。弗病屢細。載鳩載淑。舍郡而臺。惟公之忠。格于彊諫。義違同歸。就松篁。洋洋江東。鼎湖再痛。遂及沈瘞。蘊智居仁。一試立逝。善氣所凝。且昌其世。因迹推賢。請視斯製。

誥授光祿大夫二品頂戴升缺後加頭品頂戴署浙江按察使分巡金衢嚴道

郭公墓誌銘代

郭氏自唐汾陽忠武王孫嵩咸通中入閩居福清之澤朗鄉。再遷遂籍侯官。至教諭階三公。族始大。教諭五子皆登科。其次曰柏蔭。最賢而貴。出嗣教諭之弟世厚公。以翰林歷官江蘇廣西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國史有傳。中丞公子六。公次長。諱式昌。號毅齋。廉素通曠。早歲屬文。婉有辭况。十六入邑庠。逾年食廩餼。然即遠慕動效。留意牋牒。既用軍功。得知府。始舉於鄉。再罷春官。試乃宦涉。湘鄉蔣果。敏公方以勳。誠撫粵。檄公佐戎幕。濱海客民倡亂。既受創。而強者負固不下。公單騎即賊中。撫慰。



乃投械爭出。款於軍前。果敏上其功。賜花翎。遂權肇慶府事。賞拔鄭公紹忠於罪籍中。後卒為名將。果敏求治急。所屬咸莫便其私。督府瑞文莊病之。公進規。果敏恆以官胡交驩為言。然果敏終以直去。文莊知公溫裕。常調和兩府間。違客道意。留公自佐。公不可。戊辰歸浙。權温州府事。再權湖州。旋移台州。台州黃金滿者。盜俠也。椎埋攻剽。廢亂郡中。恆依山阻隘。恣為醜圖。官軍累趣莫勝。浙中大震。而臺諫論列。至伍之黃巢。方臘。斥為雄渠。公單車至治。進台之父兄。叩以盜蹤所自。知客兵多為賊。詞急。檄趣移軍內屯。別募土著。使人自為守。復以嚴法繩蠹吏。蠲斥苛斂。與民休息。金滿奸狡。恆以官吏貪酷狀扇其徒類。至是知無倖。遂歸誠於彭剛直公。剛直許之。偕浙撫飛章入告。公請諸剛直。令隸長江水師。剛直檄公往簡其眾。賊中知公至。液人。僣飲公。左右疑有毒。肘公勿進。公若弗省者。盡之。賊大感動。遂受令。果出隸長江軍。台事始大定。甲申。丁中丞公憂去任。服闋到浙。歷權杭州。金華府事。癸巳。以大臣明保引。見奉。旨仍發原省。遇缺即補。並交軍機處存記。其冬。題補台州府知府。甲午。海道北上。護理糧道。旋省。檄權處州。未至。道更湖州。丙申。復歸台州。於是公蒞湖三。蒞台再矣。台固盜藪。舍新刈無術。公獨靜鎮。無擾盜亦不作。台人稱曰郭佛。戊戌。復以疆臣薦。督道員。庚子。義和團起。衢州奸民亦煽動。既殺教士。織及穉弱。復劫

取縣官叢糶洞腹背。戕其二子尸次。外人大闢。將勒兵搗杭城。是時東南方立互保之約。劉忠誠公自金陵馳書問狀。大吏始取為亂者刑。鞠於府治。然外人責首惡。懲人益潛煽不已。大府謂公夙望。移公為金衢嚴道鎮之。公得檄親故。咸止公曰。人臣舍難事弗任。孰宜任其難者。卒往諭士民。令安堵。釋其株連者。懸金購魁。率不自日。果得盜。外人責言始息。公前以籌餉功。加二品頂戴。中丞任公臚。公政績入告。得旨。升缺後。加頭品頂戴。甲辰冬。奉署按察使。時公志牌洩甫愈。歲暮。冒風雪。登程。既受事。理公牘。接僚佐未嘗休息。告公子侍郎曾忻等。將解官。卜宅吳閭。願卒以積勞成疾。遂不起。公平日靖默。接人誠恕。自出貴胄。躋監司。被服寒素。晨起治官書。罷。即批點書史。用以自娛樂。服官四十餘年。所至有聲。願厲約未嘗冒進。晚歲始補郡中丞。公無遺蓄。公復量己審分。不欲以財自累。故身沒後。囊篋蕭然。然無一語及於家事。公生於道光十年五月初十日。卒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有六。聘周氏配陳氏。誥封一品夫人。側室蔣氏。誥封恭人。貽封夫人。皆先公卒子。七人。曾忻。庚辰翰林。改主事。直軍機處。裁缺。通政使。署工部。戶部。禮部。侍郎。曾準。壬辰翰林。改江西泰和縣知縣。調新建縣。候選知府。曾程。己丑進士。內閣中書。江蘇元和縣。曾鈞。長蘆運判。曾法。議敘鹽大使。曾量。曾轍。俱庠生。女六。長適四川忠州。

知州陳春瀛次適庠生楊伊年。三適國學生何可齋。四適庠生林斯欽。五適舉人范彥璋。六適京師大學堂肆生林斯高。孫十三人。則必庠生補用知縣。則瀛。癸卯進士。選庶吉士。武英殿協修。則瀚。則洵。俱庠生。則濬。則濬。庠生。則范。則江。三品蔭生。則齋。則澍。則濬。則沛。則涪。曾孫三人。可說。可誦。可訥。公子曾忻。將以十一月辛未葬。公於福州北關外龍腰山祖塋。來乞銘。公子和悌。美令。聲善。虛己。有大臣風。余昔掌禮曹。嘗為同僚。而則濬。又余癸卯禮闈所得士也。知公盛德行。且大盛其門。爰為銘曰。尚書帥楚。實平楚政。清績貽後。門業斯盛。公抱純節。嗣起勳伐。厝將五州。用遏彘跡。天台隆崇。盜蕃其徒。窺擾越中。逋我靈跡。牙兵偶賊。肥狼脂韃。公往蒞之。扼其襟要。扁鑰既啟。原火胡燬。名貫大彰。世欽節臣。爰履升途。逾懷澄清。三衢變生。西旅見殊。殺尹翻城。洞腹拔鬚。連帥雌懦。震局莫可。西鄰責言。適及憲坐。公奮武怒。立夷渠魁。拔莠遂良。鏡服奸穢。越旬既清。帝命升擢。美効夙著。與論交作。名子繼武。貴帝樞近。銅章墨綬。仲叔連軫。疑疑羣從。孫枝尤振。生榮死哀。忠概日彰。私曰。令家公則國祥。既美既封。以安以藏。我銘公宮。嗣續永康。

母弟秉耀權厝銘

亡弟秉耀甫週歲。先君客遊於臺。實盡不能歸。一家九人。咸仰母孺人及長姊鍼黹。

以自給。一日再食。至不能舉。紆方九歲。向午自塾歸。母以四錢市餅餉命。食之。運去不言。全家之未舉火也。弟時盤旋地上。見爐中沸瀋。問先大母曰。糜乎。兒饑也。大母泣。母孺人強笑呵之。而心愈悲。明年叔靜庵始得館。月歸三金。於是大父母及紆兄弟得不餓。又明年八月。先君自臺郵致二十金。歸月以為常。於是舉家乃盡得飽食。更十年。大父母及先君相繼逝。弟亦十餘歲矣。願體羸善病。喜作畫。為大龍湫觀瀑圖。氣勢甚盛。嘗見紆。任氣不合於時。心憂之。私謀於母曰。阿兄嗜讀書。家業未立。兒當遠客求資。以竟其志。紆微有所聞。泣止之。不可。越戊寅。靜庵叔自臺北以書招之。弟益踴躍。紆再止之。而弟卒行。行二十五日。即以書來告母曰。兒無苦。母善自養。兒舊榻母勿移置。當時時坐卧之。如兒在家時也。紆得書。易其詞為母誦之。然靜夜持書。怔忡如有所失。亦不疑其有他故也。是年九月五日。果以疾卒於臺灣之滬。則年十九耳。紆即日奔其喪。至則叔亦病熱新愈。出遺研授紆曰。耀弟疾亟時。手強不能書。持此以授若也。嗚呼。紆不孝不友。竟以口腹累吾弟矣。自今以往。何以為吾母慰也。方弟沒時。紆次子未生。越禮以長子嗣。逾年喪歸。厝於玉尺山之麓。爰為之銘曰。孝者之不昌。其年也。生則何人知汝賢也。行將葬汝於先君之阡也。厝汝於是。冀以旦夕見吾前也。嗚呼。天也。

鄭氏女墓誌銘

女雪。字伯雪。林紆畏廬長女也。嫁鄭氏。婿名禮琛。邑庠生。翁子遠。姑林氏。鄭故宦後。女嫁時。翁姑已前卒。家於東城之藍峯坊。明徐興公紅雨樓故址也。余每視女雪。女雪送余至堂階上。色惘惘若將久別。余望見雪門宇。心忐忑輒不可遏。初亦未省其非祥也。迨女雪病時。當人日。見余啜泣。余始大恐。自是偃卧牀席不能起。二月女雪病少間。余遂來杭州。惴惴然恆日望其愈。越月。家人以書抵高甯祠。道雪死。甯祠約余遊白堤。告余舟中。乃面南大哭不止。子婿禮琛省余杭州。告余將以庚子夏。附於鄭氏之阡。余念雪之孝。不能不誌其墓。雪天性惠孝。聰穎明達。世事年七八歲。隨祖母太宜人寢處。余夏夜燃紙。沃膏灼蚊。火觸帷幔。幾大熾。以手撲熄之。雪微聞。知潛啟關視余。五指焦爛。泣以泥印塗余指。遲明。余入城。赴致用堂課。迨晚。雪戚戚遲余門外。不敢以焚指事語太宜人也。讀書絕慧。每遇針帶。輒背誦杜甫北征。昌黎南山詩。琅琅可聽。乙未太宜人項癩大癩。膏液淋漓。女雪凡五十餘夜。弗敢就枕。手調藥。其母劉孺人執燭隨。其後雪梗聲佯笑。附藥於指。摩患處絕。輒太宜人初不覺。越卒時。雪暈絕。至六七次。自爾更侍其母。劉孺人疾。經兩月。如太宜人病時。一夜焚香告天。以刀剡臂和藥。進卒不效。劉孺人卒之明年。余仲子鈞。又以瘵死。女雪愈悲。肺病。

遂劇。猶陽健以慰余。嗚呼。雪之心苦矣。雪以丙申七月嫁。己亥三月十九日卒。年二十六歲。其相鄭氏之美。余莫詳也。第聞其伯妣哭之至哀。余婚為事略千餘言。將視余。余屏弗視。余方戒家人無言女雪事。余垂老更家難。不欲屢悲以戕其生。今志墓遲六閱月始脫稿。雪當知余之傷心矣。墓在某村某山。銘曰。

鈞壙銘

嗚呼。此蓮塘林紆孺子鈞墓也。紆五子。鈞次仲。紆亡室劉孺人媪而病肺。鈞生弗碩。五歲僅扶牀立。迨長。肝風內煽。發時僵如死人。年十三。從余讀書龍潭。夜寢。支體伸縮。時以手近吾乳。意似依其母。紆愈憐之。喜馬第伯封禪儀記及漢書外戚傳。讀不已。丁酉二月。劉孺人卒。鈞日惘惘。神氣若無所附麗。行步欹忽。倏止倏作。余謨劉孺人哀辭。令鈞莊書之。五日。莫就。以手拊腕告紆曰。鈞心痛不可忍。不能竟書矣。方劉孺人未病時。紆應繡縣張韻舫太守聘。赴荔城分校試卷。有某生懷百金過子。冀資緣得首列。李惺庵方招余飲。鈞龍臺。鈞出見。讓某生曰。吾自知人事。迨此。未見家君。受此金也。丈高。太守自得之。胡戚戚奔走如是。時郭懷臣孝廉與余同舍。聞鈞言大驚。轉以賀我。嗚呼。鈞竟以戊戌二月咯血死矣。年二十歲。紆屬客杭州。厝其棺未葬。

今且亂始葬之于荔支林祖塋之側銘曰

鈞汝從死母而樂耶吾其奈何吾哀而丁亂離鈞其奈何人生勞勞百年未多歿者良安吾其敢病天之苛

告王薇庵文

維年月日林紓崇酒於觴登肉於俎謹頓首頓首告於吾友薇庵先生之靈曰嗚呼余之交誼猶有餘人可以及君者余之哭君亦將少殺而不如是之悲也余有所言忌者諱其狂也余有所鬱伊而不平誇者謂余戾於時而憤其不得名也咽而不呻則昏然如醒於時必過君而鳴之君語余起君語盡而余喜以余之狂悖頑鈍君數語輒能感之則君之德量余又能測其所至耶嗚呼士當貧賤坎壈之日親戚之形神不接知交見而奔避於此有人扶之攜之雖僧也屠也吾猶侶之而况躬孝友之行負文章之名愛我以德接我以禮感我以情者耶憶戊寅之間君館余於家君別出館於史氏數日必歸歸必把余之手而談時雨盛屋穿數易其座淩隨及之君與余方縱談世務傾吐肝膽怡然有得而各忘其貧余自是益服君且悅君之良於處家歸告吾母未嘗不交相歎息也是年之秋余愛弟秉耀客死臺澎吾母慟哭幾絕余神志昏亂不知所為明日君始得耗至則持余而泣不出一語蓋自知非言辭之

功可以遺余之悲也。而余亦知君有無窮之言。至此必不能得其要領而足以止余悲也。嗚呼痛哉。余喪吾弟之七年。始哭林衡甫。今年再哭吾師朱韋如先生。不三月而又哭君。骨肉之痛。師友之感。十年之中。已歷其四矣。方君呻吟於林第之間。聞余足音。已自起立。既以慰余之憂。又數趣子背誦其近作。微有所愜。則啞然而笑。數笑而氣不續。而君不恤也。嗚呼君意。余知之矣。蓋曰望余學業之進。而釋君望余無窮之憾也。世非骨肉之愛。有如是耶。且君有孤而不余託。君有隱衷而不余告。既死乃得諸嫂氏。述君之言曰。若勿怖余死。彼林某者。固能善處若子也。嗚呼。余何人哉。乃辱吾友見信至此耶。夫君子我徒。君即不言。余敢漠視。乃君不屬之余。而屬之夫人。屬夫人甚於屬余矣。君子十六。余子十二。次亦九歲。明日當令此三人相視。若弟兄君子而才。惟君之德。君子不才。惟余之罪。余求不負初心而已。成敗非余所能料也。嗚呼哀哉。余哭而君不聞。余號而君不應。然余固願君不聞不應。得以自安其靈。不然恐將因余之哭與號而增其悲懷也。尚享。

祭陳氏姊文

維年月日。同產弟紆及從弟秉華。謹以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於陳氏大姊之靈曰。嗚呼。母最念姊。姊曰。遂瞑。短髮顛聲。猶造爾靈。在昔喪弟。母咽弗呻。今復哭姊。



我心如醒人哭所親必遂其情。我防母聞無敢縱聲。爾階爾堂。爾櫛爾巾。乍過未思。若有其人。思之忽號。萬刺叢生。嗚呼哀哉。我蒙而宴。姊次適長。以力佐母。二體所仗。我餒而啼。姊泣莫仰。我晨起塾。姊送之門。沐櫛我髮。蔽綴我禪。惟姊是依。事姊猶尊。姊嫁卅年。五喪在殯。今亦喪姊。魂裂魄震。死果浪派。吾亦何念。瀕危呼我。載相我面。冥冥萬年。慘慘一見。嗚呼哀哉。總惟振風。秋燈飲耀。生遂死安。於姊何平。願瞻我母。日惟哀悼。相母勿悲。惟姊之孝尚饗。

告周辛仲先生文

維光緒癸巳年二月五日。孝景先生周君既卒之二十一日。同社林某及某某。謹以時羞之饌薦且泣而告之曰。嗚呼。遠吾而念吾。吾知君之思也。近吾而不吾訣。吾知君之悲而不質言也。君且死。不忍訣君朋友以其言。以言之將以滋朋友之悲也。嗚呼。吾諸人甯不知君之心。又甯能喻君之不忍。因是而不悲耶。憶光緒戊寅。吾始交君。甲申海上變起。主兵者諱敗而入告。君怒約余下狀陳懇。遮太保文襄公於馬前。退而顧余曰。不勝。赴招獄死耳。時主兵者勢盛。同輩咋舌。君目光如炬。縱談敗狀。未嘗有所顧忌。余偉君忠義。謂異日必且死大節。洎庚寅。君果構難於彰化城。二月至京師。與余述入賊諭降累死不屈事。甚悉。吾謂君之功且得獎。乃見構羣小。間闢道。

路性命之不保其間不可容髮嗚呼邪說之害公讒誣之蔽明甯自今日始耶知道之可以自勝知禍至不可以常理格雖厄於小人無憾耳吾獨怪乎太先生之盛德君之慈惠已有四男撫棺而慟者曾無一焉方庚寅報罷與余同歸長公子已前病吾與高君嘯桐造視公子君置藥鉢其前曰昨兒病吾周夕未睡耳公子殤吾復與嘯桐挾君過李次王家童子數人造余膝而語吾察君不言意甚索然假他事麾去之私計太先生之盛德君之慈惠必更當有子而不意君卒以從子嗣也嗚呼傷哉吾始哭君於寢退執孝子之手觀其容木然若追其所亡愀然若無所自容噉然而號聲引而若嘶心識其能哀矣自今以往君之門戶其有託矣獨君之朋友聚則輒悲語君之不偶則尤悲明日得君之遺草而治之循其聲懷其人恐其所以悲君者無窮期也尚享。

祭宗室壽伯弟太史文

維光緒庚子閏八月某日吾友伯弟先生暨其弟仲弟殉節京師後死友林紓率門生陳希彭以斗酒隻雞為位哭先生於孤山林社中並為文以祭之曰肇造區夏維我太祖膺祉發祥螽斯之羽天潢十葉及侍郎某節超廉貞邁漢李杜紆及公門歲在壬午計偕禮公梅花列薦退而公子期君純仁累勳不昌辭秉心忠胞屬節為秋

照人如春一語見勢遂誓生死柴車均憑同載過市四月昆明蒲芽被水穹橋虹偃  
轟天百齒萬柳界隈我息君俸歎羊海泥就屠乞紙洒為新詞據管互視六年三接  
吾師已矣慟哭聖廟弔君兄弟哀以義深終食累噎君抱遺書將我校理我懷亡師  
乃圖墓祀弔車十七自南泡始塘水晴碧東花礙履墳草初宿愴喟成禮吾羽七銜  
見君輟書戊戌之春君登翰林我聞君捷如醉風心同舍高生聯軫相尋園菊示意  
花開秋深鵲尾之雲忽湊東海腥流闕里孔林見驍公車待詔萬士講怪上書踵接  
詣臺若正余及高生槐陰閉房高生具草其詞洋洋首請罪已屯兵儲糧先求內治  
再圖外攘書成視君君自毀橐署名吾後呼車上道臺門靜深壞堂生草老隸垢面  
猶怪如猿南風起塵黃徹穹昊鞠躬候門吹埴盈抱大夫視狀腑焦騰燥斥還所司  
詞語顛倒吾欲抗辯君不謂然百年積穢蔽忠塞賢激水非清善刀則全長安春陰  
柳棉僂僂迴車敬別遂辭幽燕天佑 聖清相我 皇帝 聖怒如霆排幽攬髡雄  
圖遏遠莫敢狂狷君官太史召對南齋持節海東將窮歐西甘露變生內討訓注護  
聲結雷忠血吹雨天下鉤黨儒冠兇懼覆巢破卵禍且及女撲面北風日夕待赴兩  
牋告存備見情憤洪流獨捍弗失故步養癰三年盜窟京畿桃邊市怨授敵以資胡  
星墜燕喋血伏尸猶聽犯關鬼雨飛猱獄急龜錯譖行哀絲不面君顏隱悉君悲維

時祭宗。鬼遣明月。羣妄謾天。公道夷沒。十六宅門。膏斧齒。慘慘蛇雲。名帥再躡金。闕烟塵。車駕播越。君念原廟。詎忍獨活。却抄驟傳。果君殉節。驚咽欲昏。駭踵成蹙。冀君未死。幻想遼瀾。念君既死。腸胃傾軋。君不可死。死曰棟折。君即不死。詎曰非哲。嗚呼哀哉。燕雲飛飛。下為君廬。梧桐兩三。間以棕櫚。巷水成湫。當門礙車。我常造君。黃梁新蔬。間出髓糲。佐我朝餼。藤花將糲。苞餽弗濡。被酒論事。國書為虛。出話非祥。乃終踐歟。嗚呼哀哉。排門悲風。落葉紛紜。弟兄叢哭。憂心如醪。閉戶調藥。旁非朱雲。弟殉妹從。天地愁昏。一門五忠。就圃成墳。嗚呼哀哉。君子殉國。朋友何愴。憫君弱息。甫離襁褓。天佑忠孝。必翼以長。吾哀旺旺。未敢慨慷。祭君林社。孤山之上。忠魄相愛。必見靈爽。柳焦欲髡。湖湯成滌。萬疔積胸。百哭敗喉。至哀莫罄。伏惟尚饗。

祭故太常袁爽秋先生文

維光緒辛丑月日。誥封資政大夫原任太常寺卿桐廬袁公忠觀歸自都門。後學林紆合生徒二十人。以清酌時羞之饌。昭告於公之靈曰。嗚呼。雲火乎劫。憇雨萬軸。怖刀入藕。前僂後伏。祿賞賢猛。吐霓翳日。狂山揆胸。捫天如漆。脩龍口燎。苞輝莫出。萬虺羅首。饑吻翕闢。鳩類集族。凶力齊一。百聾一昭。幽主明客。我公悚悼。知事弗臧。智局既廢。行行對揚。天聽垂移。校泉復昌。肆其醜圖。窟此通微。賣望無筆。適外靡內。

錦股帕首。繞闕嗥吠。琢斲幾輔。骨節流離。少康逐犬。澆幾罹之。嚴符切勒。養癰弗治。劍龍夜叫。堂升蛇龜。鳳凰闕戟。擲為賊塵。公愈離籬。夜白其鬚。三疏畢議。蜂直殿詞。謂此凶彘。實託樞近。妖夫是滅。皇綱斯紊。桃園非策。蓄盜難訓。勿務檻塞。乃釋邊忿。蜂蟬斧綢。翳天大宣。謂公懷讓。叫吼狂奔。劾警慢辱。亂阱不門。獄獄尚書。力排天閤。侃侃侍郎。載懷國恩。大忤權相。趣赴詔獄。三忠同極。獄火縮綠。素秋動風。市塵雲高。宣詔論決。家衆奔號。談笑出獄。神儀弗撓。珠壁陰映。禁車宮袍。公之死忠。天顏不怡。既盡蠱錯。旋慘哀絲。雷霆乍過。雨露遂沐。隆寒甫弛。炎景載燠。冤酷大伸。海內咸服。嗚呼哀哉。公靈有知。必念關中。燕羽空城。清渭日東。春老行殿。花淒故宮。九譯伊嗚。責言無窮。公為鬼雄。必相聖躬。逼絕敵氛。勿迫臨潼。嗚呼哀哉。資忠履義。至公而極。時屯內難。我思輒泣。匪惟泣公。亦以憾賊。彼人鄙我。自我影國。公不我留。我國誰翼。公不我起。我懷誰直。積淚腐臆。嘶極而息。嗚呼哀哉。公念吾皇。天下念公。故款顛官。拊琴吹箏。肉梅為樂。其樂融融。嗚呼哀哉。公靈有知。必念關中。尚饗。

王楨臣先生哀辭

嗚呼。我楨臣王先生。以宦死。大甯矣。先生以今歲之春。發京師。比余至京師。先生已去。道里遼遠。經月不得一書。越四月。余歸。而先生之赴至矣。嗚呼。善人之不佑於天。

其信然耶。或天惡薄俗。乃戕為善之人。以益為不善者之疾耶。果爾。天又何樂以粹學純行畀我先生。乃既畀之。而復頓折凌挫之。以為快耶。若夫為不善者之死。亦云積矣。羣以為為可死。則亦莫過而數焉。而獨於先生之死。怵目揚心。太息怨憤。則亦可觀人心矣。吾聞大甯治萬山之中。胥隸數人。雜耕作。以赴公事。縣庭積草。經尺堂宇。荒墟大風。覆壠。狼時入馬。食無肉。出無輿也。先生素患肉疾。到官以勞自矢。備一僮及一門生。不以妻子自隨。吾度其病革。必甚念其妻若子也。妻子不可得見。又必甚念其平日所暱之朋友。念朋友則必及余。夫道途萬里。一棺未歸。而朋友莫盡其職。則不肖如余者。其何念焉。然余弗利公之死。私引以為悲者。旁人亦烏從而知之。先生平時處我不以恆人。有過則不擇地而怒且詈。及聞余善也。未嘗有褒詞。察其色。若甚豫焉。則知余之獲當於先生也。余制行詭僻。積怒權貴。避黨弗趨。宿憾次骨。此皆先生生時所斥為狂佻者也。嗚呼。明哲保身。先生常以為言。第余無先生之粹學純行。而成其為狂佻。先生復中道棄我而去。卒不得踵先生之粹學純行。是則先生之死。猶有憾焉。余今者杜門江滸。讀書種樹。懺除時名。將以終踐先生之言。先生其許我乎。生前事實。將別具為傳。因先製斯詞。以舒吾哀云。

望汾流之浩渺兮。棲精靈於何鄉。等古人之羈旅兮。有狄道與龍場。魂炎炎而弗怡。

分。靡天屬之在旁。殊年命之弗辰兮。乃五角而六張。秋蘭萎兮遺芳。神劍折兮收銑。招魂兮大荒。縹馬兮晉陽。歸來歸來兮。馨椒漿。

李佛客員外哀辭

佛客友余以癸未別余以甲午。今年乙未六月。余哭佛客矣。前後十三年中。月集於佛客之辛夷樓。恆四五佛客。離業既敗。乃肆力於填詞。旋以治生為憂。復舍填詞而圖官。又不成。則去而之江南。客南皮尚書幕中。周歷世事久。乃於朋友益篤。每與余書。恆言至江南。窮閉一室。日治官書。不更求交。雖選交於足下。亦未有以相過也。余方以為佛客中歲識道理。明去取之分。行可以為官。為官必且以勤顯。初不意其竟推棊以死也。佛客有母在江右。相望一水。不能即之為訣。夫人及其子女數人。痛佛客之死。瀕於絕粒者數矣。身後僅有書數千卷。藏其友高嘯桐家。又書蓋千餘軸。皮之別業。佛客所有。止於是矣。而母之所以養。與儲侍以待。其妻若子者。佛客至死不知所為謀也。向使佛客勿以官自憂。據其先世遺書。讀之終身。法當不至於窮餓。矧有子甚才。中乙科。苟知止。當有殊樂。奈何輕去鄉土。而就死於江南也。吾聞江南積官倍於他處。佛客雖以才進。必無加於閭茸。諂佞者。獨得美仕。吾故知佛客雖居幕中。其心實未嘗以江南為樂也。均之為樂。則輕去其家為失矣。佛客生有至行。嘗到

股以療其親。今太夫人就養江右。即未聞變。必且心動。吾聞奮曾太守公退。至不敢獨面太夫人。豈迹兆已見。患致詰耶。抑愉不藏悲。防其有觸。即發耶。嗚呼。人子之死。至使家人不忍聞其親。平日內行。甯有不足信耶。此其至可哀者耳。爰為辭曰。嗚呼。斯人之數奇。夫非李氏之微耶。果豐建而當輔。其先胡雄以貲耶。父踣而子振。瘠家而腴書。甯云哀耶。重獲於天而終瀕於危耶。孝者之慳其年。將使閭望者益無窮之思耶。鍾山蒼蒼。明秋暉耶。吳柳被江。搖風漪耶。吾將禮魂於彼山之巔。彼水之湄耶。嗚呼。斯人不亡。余奚悲耶。

亡室劉孺人哀辭

孺人劉氏名瓊姿。余字之曰孟質。歸余二十九年。光緒丁酉二月四日巳時卒。年四十有六歲。嗚呼。余與孺人齊年。自十九迄於念八歲十稔中。余危病。常病十數。得至今存者。微孺人力。余久即於墟墓矣。尚及殯汝。且續續而哭耶。余初家橫山。小屋三楹。前居母妹及弟。余處中。最後奉我大母陳太宜人。余病時。積夕亡睡。孺人方孕。女雪。羸茶若不能自勝。其軀。余憐之。病中至無敢微呻。偶呻。孺人輒問。預置茗具。熱火以進。殘月向盡。雁聲自遠。而逝。余戲孺人鬼。嗚乎。去爾無多日矣。孺人悽然莫應。更七日。余幸能步。孺人夜四鼓即起。作糜食余。久之。余乃應時而飢。孺人已秉燭舉



按候牀下。不差尋刻。余病起益困。親故不相過問。遂恣肆為詩歌。鄉人益目為狂生。不敢迎時。余弟新喪。母太宜人悲戚萬狀。孺人患余貧薄。莫養。私請於外舅。修梅先生助。余膏伙。竟舉業。明年得館。又明年補弟子員。壬午領鄉薦。遂由橫山。連瓊河。再遷蒼霞洲上。春秋佳日。風和景明。余妹率其諸甥。來觀吾母。家人大集。孺人自製豆粥。適餉之。夜靜人散。篝火在壁。太宜人未寢。余與孺人及女雪侍坐。余舉村市瑣語。及鄉里近事。以悅太宜人。孺人輒以為妄。余私顧孺人善識之。過此不更有是樂矣。嗚呼。尋常一語。遂定今日之讖耶。吾母病時。孺人已數數而喘。余夜起禱越王山。值雨。孺人滅燭坐候。豫以水漬戶樞。令勿憂。以驚太宜人。乃私啟納予。去溼衣。進粥。步履輕蹶。太宜人卧複室。不能聞也。太宜人自病及喪。凡百餘日。孺人均不甚睡。兩申嫁女雲。其冬葬太宜人。孺人因而大困。飲食至不能一合。丁酉正月。移新居。孺人病革。女雪露香告天。以刀割臂。和藥以進。越三日。孺人卒。至死不聞女雪之事也。孺人未死之二日。余友鄭生仲良。以西人映相法。留其影。卒日影成。仲子如鈞捧而大號。女雪及余家媳陳氏。見之皆暈。迨入殮。陳與雪互暈。至七八次。既殮。棄所遺衣。均縷裂。見絮數襲。皆然。生平未嘗衣帛。衣草。夏月食瓜。見子婦至。立授之。辭則怒發。性直毅。論事每與余左。往往至失歡。嗚呼。早知及此。恨其不讓吾孺人也。余年且五

十。遺落世事。將杜門讀書。資孺人以待老。乃孺人竟不終事余。天也。因為辭以哀之。  
曰  
我匪。亂。舊。新。衣。食。分。子。迺。弗。御。死。婦。職。分。念。子。舊。思。彈。子。力。分。幽。懷。感。思。無。終。極。分。  
嗟哉。嗟哉。吾孟質兮。